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八 三ヨ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五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奏議五

明堂議 隋宇文愷

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宫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祀何甞不矜莊

扆宁盡妙思於規模凝睟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

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嵩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議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唐高適

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宦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符顛而不扶禍則先倡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宫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

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酷要之糜爛刳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懲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土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

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嘘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逹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内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毁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五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撰

奏議六

駁張敞入粟贖罪議 漢蕭望之

張敞議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臯以誅

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横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沓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凉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

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蕭望之駁之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形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

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駁左雄察舉議 胡廣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民詢於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

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駁劉僕射舉樂之議　梁昭明太子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絶傍親書翰並依常議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東宮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

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劉僕射議云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舍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為大稱悲

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詞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

駁復讎議 唐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壊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

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

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下之法而戕奉公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

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五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謚議一

吳訥曰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别善惡所以勸人為善而戒人為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

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為謚議以上於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酋晉卿宋李清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詞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没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議亦不可不知云

附吳訥謚法考

按周禮大夫喪事曰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

使太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焉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後人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為之也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列為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後本蘇氏書增損定為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為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錄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於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於後讀者詳之

周公謚法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

謚法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謚號）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下俱本註）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世）靖民則法曰皇（靖安）平易不訾曰簡（不信訾毀）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歸之）敬事供上曰恭（恭奉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也）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從之成羣

曰君民從之愛民長弟曰恭順長接弟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託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已善推之於人譖愬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也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傷勤學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

爵位曰文（與同升）甲冑有勞曰襄（亟征伐）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上以事）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有一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直正直理忠恕也）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威強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淑）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也）聰明睿哲曰獻（有通知之聰）夸智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

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布德執義曰穆穆純也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而供成中情見貌曰穆性公露甄心動懼曰頃甄精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讓柔德安眾曰靖成眾使安聖聞周達曰昭聖聖通合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在意

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也）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耆意大慮曰景（耆彊也）強毅果敢曰剛（強於仁義果曰毅）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志同）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不隱無屈曰貞（怔然無私）強毅執正曰威（問正言乖邪）闢土服遠曰桓（以闢正定）治典不殺曰祈（秉常不衰）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治民克盡曰

使克盡恩惠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良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闕德故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作曰莊以數征為嚴行見中外曰慤內外如一通圍克服曰莊通邊圍使闕服狀古述今曰譽立言之稱勝敵制強曰莊以武功言昭功寧民曰商明有功者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闕賢屢征殺伐曰莊以嚴蒞之

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政）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戒）夙夜恭事曰敬（敬以莅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象方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為而能尊）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使為終）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也）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終始一）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

思齊

未家短折曰殤未家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士志不愆命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也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 曲禮不愆曰戴無過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 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夭殤 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不致遠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拂改其性 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 不顯尸國曰隱以間主國 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今 殺戮無辜曰厲賊良善人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愎很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已者也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稱志 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凶

年無穀曰荒不務耕稼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也外內縱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雍遏不通曰幽弱坎下在國逢難曰愍逢兵寇之事早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悲傷曰愍苛政賊害柔質受諫曰慧以虛受人自心大度曰匡心正而明察也名實不爽曰質應也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應其和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類無私惟義所在慈和徧服曰順能使

人皆服其慈和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近於專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嗇於賜與曰愛言貪悋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也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思慮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好內遠禮曰煬朋淫于家不奉禮克威惠禮曰魏雖威不逆禮怠政外交曰推不自明而恃外交也去禮遠衆曰煬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疏遠繼位曰紹非其次第偶得之也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華言無實曰夸恢誕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情欲逆天虐民曰

抗背尊大而逆之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除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為靈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獻治而生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

序論　宋鄭樵

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

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珣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己説集而為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

沈約之書博採古今銓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
承詔編定六家諡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扈
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
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
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為諡未
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為諡則天子亦可以為諡矣若
公侯可以為諡則卿大夫亦可以為諡矣若師長可以
為諡則父兄亦可以為諡矣無義之談莫此為甚經幾

百年間而後蘇氏開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穠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諡以是為諡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諡分為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説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後論　鄭樵

語曰孔文子何以為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小大剎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

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書曰賔於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於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竝后匹嫡之義而為竝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千百年

問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晉太宰何曾謚議　秦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胄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赤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鞠躬盡死猶

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實壞人倫之教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三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啟手歸全易簀而沒盖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季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

又無貶是則帝室無王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

晉賈充謚議 秦秀

賈充無子舍宗族弗立而以異姓外孫韓謐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之親而絶祖宗之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為荒

甄琛謚文穆議　袁翻

按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節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其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

愼以為褒貶之實也今日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諡之加與汎階莫異専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

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迹文穆之謚何足加焉

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

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勅太

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

不聽為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仍踵前來之失

者付法司科罪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諡議二

駁韋巨源諡昭議　唐　李邕

韋巨源與韋后繼叙源流佞媚官爵謬說符祥取媚中宗識者嗟憤及韋庶人之難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太常博士李處直議諡曰昭戸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

思引之為相阿韋托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止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容謚之曰昭良恐不當處置仍固請依前議邕又駁之曰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為善者雖存不貴仕而沒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為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乎巨源嘗未察斯而乃闕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羣凶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祿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貫害者固鬼得

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為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闇通中人附會武氏託城社之固亂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家之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

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
皇孫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國事無守國章巨源創
迹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
唐紹蔣欽緒彭景直並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
弔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簒畫計未果逆心尚揺
周章夷猶飡皇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為陳謨上官昭
容詒草遺詔故得令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業垂成而
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

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溫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為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累踐台輔專行句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剝害生靈兆庶流離戶口減耗況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蠲免申令昭明匪令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啓此異端以為稼穡湮沈雖無菽粟蠶桑織紝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

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荅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叙其德没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畧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於宰司秉心不渝

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斆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爽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

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參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撥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寂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功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

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列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倫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

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秉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

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德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絶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爲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敷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彛動罔違德恵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

襦袴之内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袒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抜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汚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條言刈其楚至有抜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衮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

蓄謚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死以謚易其名謚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鄴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縉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謚之制宜以鄴留為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齪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悦服厥功茂焉自至德以來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

政脩人和如諡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功諡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於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襃之其可乎按諡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諡曰肅謹議

駁議呂諡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諡

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器議事尖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

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寛大之典者緊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黄門侍郎杜公之涖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熈五典克從者兹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産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

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荊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謀謨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已畧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今駁議撰謚㒷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

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真鈇之恪德臨事寗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

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忿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為言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彞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

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符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具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

事君之常道茍靖恭於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

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運承恩詔奠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

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乂項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初賵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

無情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茍遂其意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議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謹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

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茍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纂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

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令之專征者率多起屠販皁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柰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誕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嶶久昧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

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歿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析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歲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睹惡

諡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勲苟位至上將則諡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爲請諡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諡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寳十四載洛陽覆歿於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

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蹈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猶慷慨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其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生死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罰息殺

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買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廉察之任坊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於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

特操於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行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日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歐陽文忠公謚議 宋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於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

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家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閲讀行狀考按謚法曰

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持衆議曰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閒迄於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

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求自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别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徂疾亡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

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宫之喪問所以奠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對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宫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憚愧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内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绌庶妾賤人悍逆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𠤱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

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六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諡議三

宋武帝諡議 顔延之

以為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

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来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薦阻攙搶干紀璇璣失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殞薄蝕斯亮弼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荊濮燕亳俟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即序斥堠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飭城請罪欵塞来賓故能灑掃中獄致廟九鼎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而之益没身愈光既

而儀刑帝載揖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乎神宗貫革寢機文武揩笏故宸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齊武帝謚議 沈約

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葢跡因事殊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

惟盡寂窮微合神獨照德茂始衮之主道冠初秬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文勿用英氣凌雲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淡然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羗僰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

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膳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良熈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宇在四夷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兵不砥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閲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向北夷畏力獻琛内款

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絶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𣢾文簡無虛闕方當埀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群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啓勤兹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謚議任昉

以為窮神之迹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為大義盡於巽善武功受命理貫于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

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世久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榱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壁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囹犴空虛虎門肆義大足恊律巖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既富而敎弘此存治遂使家少蕩子野有棲畝寘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

寵徵金穴之家恩絶淑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悠暨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黄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宫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懸衡共軌者歟

梁高祖武帝謚議　元帝蕭繹

臣聞曩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害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

不誅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明煥乎鐘石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搆地紐如崩祧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横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

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薦斯潔臨兹大寶
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
格區宇不以紫宸為貴不以黄屋為尊政謐刑措民殷
國阜虹旌式卷堡燧載清胥象相因琛楛無曠天衢亭
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膏露凝枝慶雲觸石
山開蒼璧地出玄珪驃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太尉抗旌
則名王蹷角聲教所漸浹靈虵之都威令所行通燭龍
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風氛氲於司樂虛

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賢之德青衿知擊壤之性黃髪忘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收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幾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中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社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絆往冊黃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冤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

若九功仰稽七德

宋仁宗謚號議 王珪

臣伏奉勑命以七月二十九日集官於南郊壇告天請上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差官撰謚議及廟號文武臣謹上議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謚於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詔虖無窮之聞者帝莫盛於堯舜王莫隆於

禹湯也葢易名之典下不得誄上古者將為至尊之謚必質於郊然後定之茲所以推天下之至美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專也洪惟大行皇帝躬上智之姿承累聖之序流大漢之豈弟履放勳之欽明芭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攬泰定之埶而弗恃以安固嘗邈然馳視所未形俛然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匪易迺嚴恭戒懼庶以荅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迺涵容煦沭庶以陶善類之歸知括萬慮而不可順思滲四垠而不可

形如兩儀之無不燾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於是修廢官繼絕世禮高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末游虗已以馭豪畯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章明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蕩滌之惠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其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弗衷正相與謀王之朝殊隣絕區罔弗億寧相與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凡凡弟弟罔弗順祇相與立王之塗蓋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

禦也躬復耕籍於千畝之田祫祭於先王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八奠於圜丘嚴父之志盡則再侑於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王之愛邦統未昭則豫有主器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考鐘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綴經墳之學邇英敷席圖講藝也凝機祓字資味道也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聲色之靡伐於德義於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兎之獲殫於精神於是乎絶盤遊之欲念組織之勤則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

宮室之麗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蜒肆奸不欲深入蒔寇而自致槀街之俘時則有賒沙軼漠卓犖之貢委𪊨圖合諜沕潏之瑞叢四十二年於兹可謂海内大治矣竊迹羲皇之前爰麃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如兹之盛者也方將勤鴻休受永祐豈圖神機欻厥邦擧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迫至張鳳蓋於北極引龍輴之西廵此萬國所以

摧心三靈為之變色有司繇是飭舊典冊玉稱皇哉鑠乎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烈也謹按謚法一民無為曰神經天緯地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昭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嘕嘕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孰制禮作樂際天接地煥然而大備非至文乎永惟宗廟之奉實發先識以建大本非至聖乎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武乎遐末荒眛之情格於聽聞而無所遺非至明乎惇叙九族以述

夫祖先之志非至孝乎舉廟號之建尚矣惟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鉅學乃畧於稽求將天之所啓期以克配大行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與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誼也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臣謹議

成肅皇后謚議　衛涇

臣聞論母后之極致者莫大乎盡事尊之孝而饗重闈之養備母道之純全者莫大乎閱親傳之盛而兼擁右之功故禮義致化周詩所以載二南之本光大含弘羲易所以賛重坤之象盖后妃之德始於閨門刑於邦家垂於來裔其體則一而其用有三承順於上則欲殫其婦道之勤儆戒於中則欲覲其内則之助保乂爾後則欲求其孫謀之詒三者備而後二南無餘緼坤道無遺功矣書契以來位配於方祇禮崇於東朝為國壽母就

安長樂者何代無之至於原始要終善并美具則在昔盛時未有攸焉故養莫嚴於舅姑而或罕全乎逮事之敬慶莫長於祚嗣而或莫遂乎含飴之樂二妃嬪於有虞親逢授受之舉矣而堯舜非一門之美大任媚於周姜嘗為京室之婦矣而文孫不竝世而隆夫惟天功斬於渾全人道難乎具備譽綫族系四世祖孫全者有幾矧夫塗山沙麓之興大明思齊之作以言乎奉親則克共孝敬於三朝之上以言乎齊家則輔佐憂勤於三紀

之久以言乎蔭祐則翊扶神器於再傳之際皇乎休哉
兼而全之未有如太皇之盛者也恭惟大行太皇太后
端靖而誠莊淑聖而柔令惠聞光於彤管懿儀冠乎六
宮遊娛之事希從圖史之箴自警紘綖是則蘋藻必躬
化始閨闈風行邦國有廉退之節有徽嘉之行迹其垂
髫之初體相多異則有以著俔天之表受册之夕日華
宣明則有以彰天作之合母育累朝壽盈七衮歸榮衍
於六字寶册侈乎四上尊崇之養康寧之福兵乎不可

尚已若乃發揚其鮮儷之休推美其難名之懿則若此之類殆未能髣髴其萬一焉伊昔思陵康強暇豫克巽大位無愧陶唐重華協帝晨昏定省共為子職行過曾閔時惟太皇克修壼職鷄鳴問安而喜憂有常盥櫛佐餕而吉甘必進紀千秋之節則每從於鳳輦上萬歲之觴則克悅於龍顏嚴君既樂聖嗣之無違永壽益喜椒塗之盡愛於是五日一朝之禮風雨弗渝兩宮九閏之餘毫釐無間及乎勛華厭代慈福永年傳歸于予已居

太母之尊思媚諸姑猶執寢門之敬以至疾視湯液喪
執哀麻始終之際無遺恨焉此則送往事居婦道昭矣
洪惟阜陵朝聽夕訪如湯日新復革衣綈如禹服菲郎
孫逮餘如文懷保時惟太皇基迹潛邸謹禮度嚴內外
脫簪之誠形於誕告有以相勵精之勤損常儀裁妄費
三澣之衣數年不易有以佐克已之儉遵傷生之戒推
不忍之心日膳一羊上章懇免有以廣愛物之仁是以
人倫既正朝廷既治隆乾淳熙之政薄海仰宵旰之誠

二十八年之間當宁無聲色之迹逮夫贊乾剛之斷決震子之策相與齊蹤於揖遜而不以脫屣為太遽奉承高蹈於布衣而不以澹泊為難能三聖相授千古同符此則自家刑國內助著矣紹熙五禩烈祖奄棄而遐升光廟煢然而在疚慈皇獨斷於心憲聖協謀於內時惟太皇一德一心是翊是保神孫御極式遵慈訓不絿不競無偏無陂皇嗣既立資善肇開緑車娛侍聖情懌愉風流篤厚衣食滋植暨至邊隅有警供億浩穰出私帑

錢給戰士費其視衣大練衣無關政之心殆有過焉此則垂休罔極而詒謀遠矣是以初定長秋之序則禀命於庭闈再舉鴻名之典則歸尊於儀範未原內禪之助則極言其保右斯三者繇漢歷唐亶未前聞惟皇天佑於我家惟我宋代有賢后是以大行太皇太后全前世之所未能全備昔人之所未能備易詩所載二南重坤之德聖人復起不可有加矣揆厥始初序冠四妃歲踰一紀和平逮下久而始正位號則關雎之樂得淑女也

派分江左冑本高華而述其世緒憮然形於抑損則葛覃之不忘母家也外門之無私謁也蹈和率禮夫豈一端哉盛德至善則昉於前三者矣春朝介壽將舉縟儀忽驂馭之上賓痛仙遊之莫返因山有制先遠告期皇上適繩祖武躬執通喪申詔禮官稽經諏律節惠易名統於所尊率循彝典謹按謚法婦德均一曰成夙夜警戒曰敬能執婦道曰嚴因嚴敎敬曰肅夫徽音懿鑠演迤四世垂範作則與宋無疆非成之大乎飭正宮壼宣

暢陰教上惠於宗公下庇於雲仍非肅之至乎竊惟繪畫日月形容天地模擬有限而德美無窮揚厲鋪張姑述臣子之職而已大行太皇太后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肅成皇后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七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五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諡議四

朱公叔私諡議 漢蔡邕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諡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諡也将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

幽厲之譏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来唯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歴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儀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覧之者亦無閒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

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也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没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䇿精白一心疑不我聽若果有

蹎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益州時值凶荒勞心若思勤恤庶事誅翦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脊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縣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

質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忠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是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

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

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

孔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

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

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

曰王叔文子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

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

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

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春秋曰孔父而曰伯其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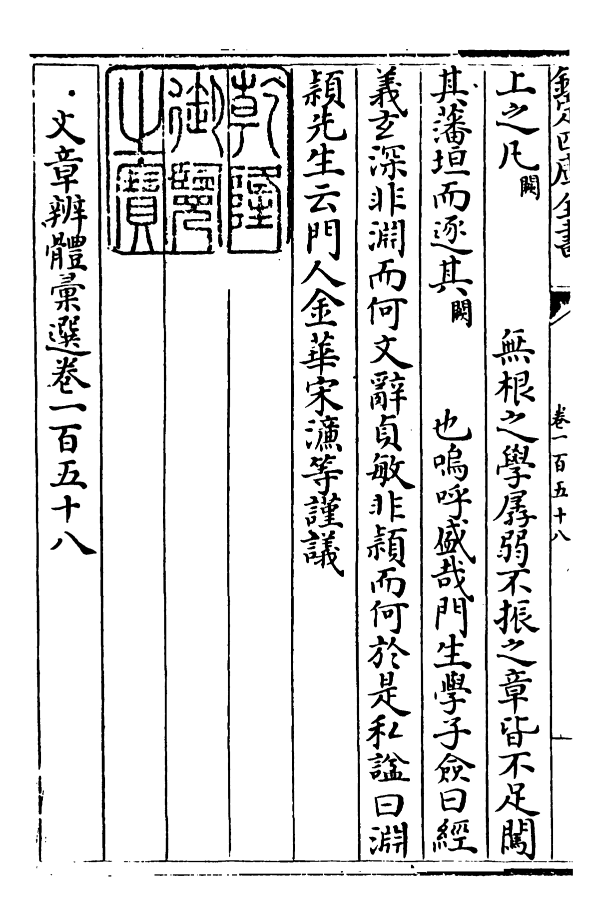
稱子而已

淵穎吳先生私謚議　明宋濓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衛翼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與文其柯條者與安可以歧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

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闕昭後世之獎而矢之古義益遠矣有闕長卿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朗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闕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絡而闕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緼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闕其言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績所及無物不華汪如大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於造化其闕

若應龍之不可羈覊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



上之凡闕 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闕

其藩垣而逐其闕 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

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顏而何於是私謚曰淵

潁先生云門人金華宋濂等謹議